

他说,晚饭吃了吗?
我说,吃了,你吃了吗?
他说,还没有。

我每晚丢垃圾都能看到他,一个脸黑黑,却带着笑的男人。男人见人就打招呼,阿姨晚饭吃了吗? 大哥晚饭吃了吗? ……旁边那个偌大的垃圾箱,归他管。一辆三轮车上,捆得严严实实的纸板箱,和一堆塑料瓶易拉罐等等,都是他的收获。他还朝摊平在水泥地上的纸板箱洒水,洒了个不亦乐乎。我理解,这样纸板箱分量就重了,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我也有纸板箱或饮料瓶给他,他笑着说,谢谢。我说,应该谢谢你,把这垃圾箱周围打扫得这么干净。

他说,是伐?
这倒真不是胡说。好几次,他握着一根皮管,认真清洗垃圾箱门口的水泥地,

吃了吗

□ 崔立

水刷刷地冲击在地面上,把地上的污垢都冲击出来,随着水流一并往低洼的落水口而去。有次,我开车经过,因为好几天没洗,车身已经有些脏了,他把水管口对准我的车子好一阵的冲刷,紧闭的车窗内,听着车声被冲洗时发出嘭嘭的声音,像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悦耳动听。

他时常在,或低头看手机,或和人抽烟闲聊天,呵呵笑着,天天像有喜事。

我走过时,朝他点头,他也朝我点下头。也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刚好也不忙,丢完垃圾手也空了,也没那么像赶集般地急促了。

我说,守这个垃圾箱,给你钱吗?
他说,就一点点,一千块钱。
他呵呵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我说,你那些物什可卖不少钱了,我看你每天都是一整车一整车的整齐包扎。

他说,那些吗? 都积了好几天才有那么多,每天都这么就好了。他摇摆着手,似乎是烟瘾又犯了,掏出烟,要递一支给我。我婉谢了,说,我不抽烟。他说,不抽烟好,

吸烟有害健康,还省钱了。他呵呵笑着。
我说,晚饭吃了吗?
他说,还没。
我说,你每天吃那么晚,不饿吗?
他说,习惯了,我都是回去再吃,快了快了。

其时,已经是晚上 8 点多,我有饭后去小区外的马路上散步的习惯。这么晚还没吃,我似乎是听出了他生活的无奈,但又很快想到了他洒水的画面,水一直从纸板箱流到了水泥地上。

我说,我走走。
他说,好好。

夜色中的垃圾箱对应的小区侧门,如往常般平静,我径直向侧门走去,视线也慢慢拉近。灯光下人行道上的一个蹒跚走过的老人,一辆突如其来像疯了般的电瓶车,生生地将老人撞倒,电瓶车和车上的外卖小哥,拍电影一样栽倒在漆黑的灌木丛下的水泥台阶前。

后来说外卖小哥全责,但他没钱,就是来大城市打工赚钱的,本来单位可以赔偿,但小哥接的是私单,和公司没什么关系。公司很快把他开除了。老人是小区里的孤老,也没钱,老人这次伤得还很重,再加上年纪那么大,还在抢救中……

信息是碎片化的,也不知道真假。
几天后,小区居委会组织发起了一次捐款活动,我才知道大致情况:老人的手术很成功,人醒过来了,但后续的治疗费用成为大问题,希望居民们踊跃捐款,献上一份爱心。

我是下班后去的,听到好几个居民在说,你们知道哇,那个老吴,捐了一万块钱呢!老吴,是那个守垃圾箱的老吴吗?
不是他还有谁,平时那么抠的一个人,想不到吧?
……

我听到这些,也愣了半晌。但展示栏里贴出的捐款群众照片中,果然是脸黑黑的他,手上拿着厚厚一沓钱,递给居委工作人员……

又一天晚上,我去丢垃圾,他正笑着在给旁人看手机,说,怎么样?我儿子帅不帅?考上上海的大学了,通知书刚来,臭小子给我争气了!

转头看见我,他说,晚饭吃了吗?
我说,吃了,你早饭吃了吗?
他说,吃了吃了。

说完,像突然发现中我招一样,他呵呵笑着,我也笑了,旁侧的几个人也笑了,不知是朝我还是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桂 花 苑

刊头书法 殷佩红



■ 花之门(摄影)

瑞丽

妻在做菜的时候,总会在已经做好的酸菜鱼或者一盘卤菜里,加上一些葱花,切碎的葱段,产自南方的香葱。妻说,她喜欢看它的嫩绿晶白,衬托得鱼更鲜美肉更入味。而我在品尝的过程中,也是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了葱花的美,那种美是从外到内,从视觉到味觉,令人难以忘怀。

比如说,熬好的汤,特别是奶白色的鱼汤,撒上一把切碎的葱花,不用刻意多少,就那么随手抓一把,撒下去,用勺子稍微搅拌一下,葱花在油花盛开的汤水中跳着欢快的舞蹈,上下浮沉,左右摆动,然后集中地点缀在汤水上面,绿意盎然,充满活力。于是,有了葱花的汤平添了无穷的风韵,味道变得更香了。那种香味从厨房飘到客厅,又从客厅飘到了窗外,那路过的人差点经不起诱惑,有种想过来品尝的冲动。

前些日子,也许是葱价便宜吧,也许

是多年的老主顾吧,我陪妻去菜市场买菜,那个常常面带笑容的菜贩总能多送几根葱。一下子又用不完,放几天后它就变黄烂掉了。如此也是挺浪费的,我顺手把那些葱种到了一个废弃的花盆里。当时想到,说不定要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摘呢。想象到那个美妙的场景,想象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我给葱松土、施肥、浇水后,便把它放在了墙的一角。

没留意间,葱就长得亭亭玉立了,居然还在顶端长出个圆鼓鼓的小东西,活像我心中的感叹号。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它要开花了。花苞越长越大,变成了圆球,感叹号变成了大大的问号。然后,花苞迸裂,花开了,白白的细绒毛球上顶着点点黄,被一柱擎天地高举着,如同一把精致的小花伞,让人叹为观止。噢,葱花竟是如此细致可爱。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葱花。它不同于汤锅里漂浮的嫩绿晶白,更不同

大数据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大大地提高效率,降低社会分工协作的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正面的。

但科技进步貌似也是把双刃剑,大数据利用你在网络上留下的蛛丝马迹,经过搜集整理和分析,据说是用一种叫“算法”的东西描绘出你的“画像”,从而精准地为你提供服务,说得好听点是投其所好是服务;说得不好听就是给你发小广告,因为已经有人掌握了你在网上浏览的习惯和偏好。

白岩松有一次曾经在电视上说过,很多公司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偏好,利用人们天生的惰性来设计产品、提供服务。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本无可厚非,毕竟研究用户并让用户可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来增加粘性是企业存在的天然意义之一。

然而,窃以为,如果大数据使我们每个个体都变得赤裸裸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的话,难道不可怕吗?

中国之所以在大数据的时代比欧洲甚至美国走得更快,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人对个人隐私并没有西方人那么具有保护意识,起因很复杂,跟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体制都有关系。说不上哪一种更保守或更开放,是好或是坏,因为要让时间来验证,大数据的历史还不够长。

于我在市场见到的那垂头丧气的模样。在鸟语清风里,在这个温暖多雨的南方,那个白白的细绒毛球另有益然趣意,透露出一种莫名的高傲与开心,让那个在墙角里被遗忘了很久的小小的花盆,也因为葱花而变得生机勃勃活力四射了,让我不由自主地把它端起来,清洁干净,摆在了书香的窗台上。

没有葱花的汤,少了些滋味;没有葱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对 INTERNET 的创始设计者的采访,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这位先生(我实在不记得他的大名了)说,如果他当初设计网址输入的时候只设计成输入一个“W”而不是像现在的“WWW”的话,效率不知会提升多少倍(不记得原话了,大致是这个意思)。二、他本人并不使用网络,而且非常反对大家使用网络,甚至他都不用手机或者用的只是光能打电话的手机,为的就是不让自己的个人隐私暴露在网络上。

我总体算个保守或者内向的人,所以对泄露个人隐私也非常敏感。但我也无法拒绝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的生活方式,比如手机支付功能。但是仔细想想跟用纸币支付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其实本质上,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态,是更便捷更快速效率更高了。但是快就一定更有幸福感吗?也许恰恰相反。要不现在不是在倡导什么慢生活,向往什么从前车马很慢,期待什么鸿雁传书吗?

唉,也许我真的老了……
末了,还是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做好个人数据信息的合规管理吧。



葱花之美

□ 甘武进